

19 世紀美部會、聖公會傳教士與閩北方言研究*

張雙慶 莊初昇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中山大學中文系

提要 19 世紀中葉以後，英美基督教新教的三個差會陸續進入閩北山區傳教，其中美部會、聖公會的傳教士先後翻譯和編寫了一些閩北方言的羅馬字聖經、字表和字典等，包括邵武 4 種，建寧(今建甌)12 種和建陽 2 種。這些文獻大多使用羅馬字拼音來記錄當時的方言語音，它們對於研究 19 世紀的閩北方言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 美國美部會、英國聖公會、傳教士、方言羅馬字、閩北方言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之後，廈門和福州分別於 1843 年 11 月 2 日和 1844 年 7 月 3 日開埠，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士陸續進入福建傳教。在《天津條約》(1858)簽訂之前，已經進入福建的主要有英、美的 6 個差會：美國歸正會(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英國長老會(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美國美部會(公理會或綱紀慎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國美以美會(衛理公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和英國聖公會(安立甘會，Anglican Communion)。美國歸正會、英國倫敦會、英國長老會以廈門作為基地，傳入閩南地區；美國美部會、美國美以美會、英國聖公會以福州作為基地，傳入福建大部分地區。

為了更好地傳播基督教福音，進入福建的各教派既分工又合作，著重開展如下兩項工作：一是興辦學校、醫院；二是出版報刊、圖書。就出版的圖書而言，主要包括《聖經》方言譯本、方言著作、方言讀物，大都跟傳教地的方言有關。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士之所以都重視傳教地的方言問題，是因為他們面對中國的普羅大眾進行傳教工作，首先遇到的障礙就是五花八門的各地方言。學習和使用方言俚語，編寫和出版方言書刊，成了許多傳教士日常的重要工作。

早期進入福建的傳教士為了使他們的繼承者更快更好地學習傳教地的方言俚語，先後為多種方言設計了羅馬字拼音方案，即一般所說的方言羅馬字(Romanized Colloquial)，如以廈門音為基礎的「白話字」和以福州音為基礎的「平話字」等。這些方言羅馬字還被傳教士用以翻譯《聖經》，促進了傳教活動的順利開展。賈立言、馮雪冰(1934:224-225)說：「所以用羅馬拼音可有兩項原因：第一，有些方言，有音無字，所以不能寫出，這樣《聖經》的翻譯就顯得極其困難，甚至絕不可能。其次，即使有字體可以寫出，人民識字的能力也很低薄，所以有許多人以為若用羅馬拼音，那麼在數星期之內即可習得，單是這個優點已足令許多人決意採用這個方法了。」

* 本文為張雙慶教授主持的研究計劃「閩北地區方言(建甌、建陽、邵武)歷史演變與語言接觸的研究」(CUHK4694/05H)的階段性成果。計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的資助。

「白話字」(péh-ōē-jī, 簡稱 POJ)又稱「閩南白話字」或「話音字」,是 19 世紀中葉英美的傳教士在廈門所推行的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閩南話羅馬字,外界稱之為「教會羅馬字」(Church Romanization)。1815 年,倫敦宣道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馬六甲開辦英華學院(Anglo-Chinese College),最早以閩南話羅馬字來幫助馬六甲及其周邊地區的傳教士學習閩南話,並向來自福建沿海的移民傳播基督教福音。1844-1848 年,美國長老教會的約翰·盧(John Lloyd)在廈門編了一本《羅馬化會話字典》(即《廈門辭彙》),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傳教士學習廈門話。1852 年,美國歸正會傳教士羅啻(Elihu Doty)翻譯的廈門腔羅馬字本《約翰福音》由 Wells William 出版印行,這「是中國最早的方言羅馬字譯本」。(游汝傑, 2002:113)¹1853 年,羅啻鑑定的《翻譯英華廈腔語彙》(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在廣州出版;1873 年,英國長老會的傳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根據約翰·盧的《羅馬化會話字典》編纂了一部《廈門話漢英口語大辭典——附漳州話和泉州話讀音》(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即《廈英大辭典》);1894 年,美國歸正會傳教士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編纂了一部《廈門音的字典》。所有這些方言字典、辭典和聖經譯本都使用「白話字」,「白話字」也因此傳入了閩南民間甚至海外閩南人社區,成為普通的閩南人讀書識字的工具,其影響達上百年之久。可以說,「白話字」是中國出現最早,影響最大的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許長安、李樂毅, 1992)

「平話字」(bàng-uâ-cê)是 19 世紀中葉到福州傳教的英美傳教士根據福州話韻書《戚林八音》設計出的另一種方言羅馬字,也稱作「福州話羅馬字」(Foochow Romanized)。1847 年 9 月 7 日,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懷德(M.C.White)到達福州,他引入了一套被稱之為「William Jones 音標」的記音系統來記錄福州話的讀音。後來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麥利和(R.S.Maclay)、美國美部傳教士摩憐(C.C.Baldwin)和英國外交官帕柯(E.H.Parker)等人不斷地簡化、規範並豐富「William Jones 音標」。「平話字」從最初的方案到標準化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於 19 世紀下半葉定型,當時在福州任傳教士訓練師的英國聖公會牧師史華伯(R.W.Stewart)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史華伯在 1895 年的「古田教案」中被殺, Mary E. Watson 寫的一篇史華伯及其夫人的傳記提到受福州話羅馬字的影響,在建寧(今建甌)傳教的傳教士也以福州話羅馬字為基礎創製了建寧話羅馬字。(Watson, 1895)

二

1858 年簽訂「天津條約」之後,清政府正式准許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教,因此歐美各個教派、差會躍躍欲試,準備從沿海深入到內地去大展拳腳。1865 年,在福建的各個教派在福州召開會議(福州會議),決定向地處福建內地的閩北山區展開傳教工作。會議決定由福州的三個差會負責實行,並劃分了教區:

美國美部會——邵武府,包括光澤、順昌的城關、洋口以及建寧、泰寧、將樂等地。

英國聖公會——建寧府(治所在今建甌市),包括建陽、崇安(今武夷山市)、浦城、松溪、政和等地。

美國美以美會——延平府(治所在今南平市),包括順昌、尤溪、沙縣、永安、明溪等地。

這樣,原在福州的三個差會基本上瓜分了整個閩北地區的宗教傳播範圍,各自的「領地」相當分明。

¹ 游汝傑(2002:15)在另一處則認為「最早出版的土白羅馬字本是 1852 年在寧波出版的寧波土白《路加福音書》和同年在廣州出版的廣州土白《約翰福音》»;趙曉陽(2004)認為最早的《聖經》方言羅馬字譯本是 1852 年在寧波的美華聖經會出版的寧波腔譯本《路加福音》。

1873 年秋天，美國美部會傳教士和約瑟(J.E.Walker)、吳思明(S.F.Woodin)、柯為梁(D.W.Osgood)等從福州出發，沿閩江到達邵武；1875 年春，和約瑟帶領吳思明、力腓力(J.B.Blakely)再次前往邵武；1875 年秋，美部會資深的傳教士摩憐(C.C.Baldwin)帶領柯為梁也到了邵武。但是，一直到 1876 年 11 月邵武傳教點才最終建立起來，(吳巍巍，2006)這標誌著美部會的勢力最終成功地進入了閩北地區。和約瑟是美部會閩北傳教事業的開拓者，也是最早使用羅馬字拼音來記錄邵武方言的傳教士。和約瑟的 Shao-wu in Fu-kien: a country station 一文，發表在 1878 年的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上，該文對邵武方言的聲調系統作了精闢的分析，並記錄了十多個常用的詞語。和約瑟還編過一份叫 Shaouu K'iong Loma T'se(《邵武腔羅馬字》)的邵武方言字表，1887 年由福州 M.E.Mission Press 出版。另外，和約瑟的妻子 Ada E.Walker 與一位叫 Mr.Chang 的人還合編了一份只有 4 頁的 Alphabet of Romanized Shaowu(《邵武羅馬字母》)，差不多同一時期由福州 M.E.Mission Press 出版。

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萬為(E. Wentworth)於 1858 年到達延平「旅遊」，基順(Ottis Gibson)於 1860 年到延平進行試探性傳教活動，接著是薛承恩(Nathan Sites)於 1863 年前來創設了福音堂，蘇雅各(James E. Skinner) 於 1905 年在延城修建了美以美吐吡哩醫院。但是，延平府的美以美會傳教士在方言文獻的編寫方面好像沒有什麼成就。

英國聖公會傳教士胡約翰(J.R.Wolfe)於 1863 年到建甌傳教，「分送經句，人民歡迎。」(黃仰英，1972:107)這是基督教新教傳入建甌之始。²民國十八年(1929)《建甌縣志》卷十八「外交」說英國耶穌教「初，賃民屋居住，施醫及藥，嗣分設教堂二所於下西河及甯遠門外養濟院後，……城內有鹿教士居室，……其教士、醫士多英吉利人，獨鹿崢嶸、白立志能操建郡土音，夫婦男女俱中國衣冠。迄今三十餘年，死亡、散去、回國者不一而足，姓氏難於稽考矣。」「又按，最初耶穌教堂光緒十五年建于南雅口……」³光緒十五年亦即 1889 年。黃仰英(1972:118)說：「南雅是閩江沿岸，建甌下游約四十五里之商業要埠。佈道工作開始於 1888 年，兩位霞浦醫科學生，到此開張藥房，並宣傳福音，頗得人民信心。次年，鹿崢嶸牧師(Rev.H.S.Phillips)，諾士牧師(Rev.H.C.Knox)常駐該地佈道。1891 年，烏力醫生(Dr.J.Rigg)亦來此參加服務……。因此鹿、諾兩位牧師曾訪問建陽、崇安、松溪、政和各縣市。」(黃仰英，1972:118)鹿崢嶸於 1904 年發表了 The Kien-Ning Romanised Dialects(《建寧方言羅馬字》)，這份文獻對於我們瞭解一百多年前建甌方言的羅馬字拼音系統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883 年，英國聖公會女部(英國女佈道會，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應聖公會的要求，開始派遣女傳教士到中國。(MacGillivray, 1907:51-52)1891 年，布萊爾(Louisa J.Bryer)和魯德(Harriet R.Rodd)是被派到福建去的其中兩位女傳教士，她們從 1895 年起參與翻譯建甌方言聖經。游汝傑(2002:121)指出：「1896 年《新約》在倫敦出版。1900 年《創世紀》和《出埃及記》由大英和外國聖經公會在倫敦出版，譯者是 L.J.Bryer 和 Rodd，所依據的底本是英文修訂本。1905 年《詩編》和《但以理書》由倫敦 Bible House 出版，譯者是 L.J.Bryer，校對者是 H.T.Phillips。」⁴

加拿大聖公會(Canadian C.M.S.)也派遣傳教士到閩北傳教，早期分別是 1895 年到來的 J.R.S.Boyd 夫婦和 1897 年到來的 W.C.White 夫婦。(MacGillivray, 1907:34)W.C.White 的中文名是淮牧師，他在 1901 年編寫出版了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華英建寧方言字典》)，這是傳教士編寫的閩北方言文獻中學術價值最高的一種。這部建寧方言字典共收錄了 6146 個漢字和 277 個在編者看來有音無字的單音節口語詞的音讀，按照音節的羅馬字音序排列，每一個條目先用阿拉伯數字標明調類，接著標明偏旁部首，

² 《建甌縣志》(1994)則明確指出胡約翰來甌傳教是清光緒四年(1865)。

³ 民國十八年(1929)《建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頁 243。

⁴ H.T.Phillips 可能是 H.S.Phillips 之誤，H.S.Phillips 的中文名即鹿崢嶸。

接著標明該條目在衛三畏(S.W.Williams)的字典中出現的頁碼，⁵最後是該條目的英文釋義。如果這個條目有異讀，則標注在英文釋義之後，用分號隔開。

基督教新教傳入建陽是 1890 年。「1889 年，諾士牧師(Rev.H.C.Knox)與鹿崢嶸牧師長(Ven.H.S.Phillips)曾訪問該縣。」(黃仰英, 1972:122)次年，鹿崢嶸于水東設點傳教，遭到當地群眾極力反對，教堂被拆毀。1896 年，鹿崢嶸再次到建陽，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建陽縣基督教組織正式成立。(《建陽縣志》，1994:840)到了 1898 年，鹿崢嶸夫婦翻譯出版了《馬可福音》，這是最早的建陽方言羅馬字聖經譯本。

下面根據游汝傑《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02)結合筆者所見，列舉閩北邵武、建甌和建陽三地傳教士有關方言的文獻：

1. 邵武(4 種)

- (1) 和約瑟(J.E.Walker). 1878. *Shao-wu in Fu-kien: a country st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9, 343-352, 1878.
- (2) 和約瑟(J.E.Walker). *Shaouu K'iong Loma T'se*(《邵武腔羅馬字》). Foochow : M.E. Mission Press, 1887.
- (3) Ada E. Walker and Mr. Chang. *Alphabet of Romanized Shaowu*(《邵武羅馬字母》). Foochow : M. E. Mission Press, 1887.⁶
- (4) 《雅各書》，和約瑟譯，羅馬字本，美部會，福州，1891 年，10 頁。⁷

2. 建寧(12 種)

- (1) 《馬太福音》，布萊爾和聖公會女部的一些女士譯，漢字本，⁸私人印刷，寧波，1896 年。
- (2) 《新約》，布萊爾譯，羅馬字本，大英國聖經會，倫敦，1896 年，655 頁。
- (3) 《約翰福音》，羅馬字本，大英國聖經會，倫敦，1897 年，69 頁。
- (4) 《創世紀》，布萊爾、魯德譯，羅馬字本，大英及外國聖經會，倫敦，1900 年，120 頁。
- (5) 《出埃及記》，布萊爾、魯德譯，羅馬字本，大英國聖經會，倫敦，1900 年，113 頁。
- (6) 《詩篇》，布萊爾譯，羅馬字本，大英國聖經會，倫敦，1905 年，176 頁。
- (7) 《但以理書》，布萊爾譯，羅馬字本，大英國聖經會，倫敦，1905 年，44 頁。
- (8) 《新約》，布萊爾譯，羅馬字本，上海大英國聖經會，橫濱，1912 年，618 頁。
- (9) 《以賽亞》，羅馬字本，英國聖經公會，上海，1912 年，137 頁。
- (10) 《新約》，羅馬字本，上海大英國聖經會，修訂本，橫濱，1922 年。
- (11) 淮牧師 (W.C.White).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華英建寧方言字典》),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Kien-Ning Romanized, Methodist Episcopal Anglo-Chinese Book Concern, Foochow, 1901.
- (12) 鹿崢嶸(H.S.Phillips). *The Kien-Ning Romanised Dialects*(《建寧方言羅馬字》), Chinese Recorder 35, 517-519, 1904.

⁵ 衛三畏(S.W.Williams, 1812-1884)是美國美部會傳教士，1833 年到達廣州，在中國生活了 40 年，出版了十多部關於中國的書籍，其中 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漢英拼音字典》)出版於 1874 年，過去一直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的必備書之一。

⁶ 第(1)至(3)種的文獻目錄游汝傑(2002)都沒有收錄。

⁷ 「美部會」是出版單位，「福州」是印刷地點，「1891 年」是出版年份，「10 頁」是頁數。下同。

⁸ 游汝傑(2002:80)指出「這是建寧方言惟一的漢字本」。

3. 建陽(2種)

- (1) 《馬可福音》，鹿嶢嶢(H.S.Phillips)夫婦譯，羅馬字本，中華聖經會，福州，1898年，55頁。
- (2) 《馬太福音》，鹿嶢嶢(H.S.Phillips)夫婦譯，羅馬字本，大英國聖經會，福州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1900年，91頁。

林金水(1997:410)指出：「閩西建寧於1900年與1905年也曾印行過《舊約》中的幾卷，共有建寧話版本8種，全部都是用羅馬字拼音翻譯的。另有建陽話版本2種；邵武話版本1種；均為羅馬字拼音版。」看來他是把這裡所說的建寧視為閩西北的建寧縣。游汝傑(2002)把上述邵武方言歸入閩語，建寧方言歸入贛語。在學術界，邵武方言的歸屬固然還有爭論，羅杰瑞(Norman, 1974)認為是閩語，陳章太、李如龍(1991)認為是客贛方言，張雙慶、萬波(1996)認為是贛語，但是把建寧方言歸入贛語實在是一個誤會。實際上，這裡的建寧是指元、明、清的建寧府(1913年撤銷，治所在今天的建甌市)，而不是閩西北的建寧縣，因此，建寧方言也就是建甌方言，毫無疑問屬於閩語而不屬於贛語。

三

上述邵武、建寧(建甌)和建陽三地一共有18種傳教士翻譯和編寫的方言文獻，這些方言文獻絕大多數都是使用方言羅馬字來記錄方言語音的。通過比較，我們發現美部會傳教士的邵武方言文獻和聖公會傳教士的建寧方言、建陽方言文獻所使用的方言羅馬字屬於不同的系統。邵武方言羅馬字的淵源還不太清楚，不過從聲母系統來看，似乎與閩南「白話字」比較接近，特別是塞音、塞擦音的送氣符號[']與1853年美國歸正會傳教士羅賓(Elihu Doty)的《翻譯英華廈腔語彙》(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基本一致。⁹1857年以前，美國歸正會接受美部會的監督和指導，該差會的傳教士均與美部會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1873年以後到邵武的美部會傳教士創製的邵武方言羅馬字與閩南「白話字」比較接近，也就不難理解了。建寧方言羅馬字、建陽方言羅馬字則與福州的「平話字」比較接近，乃是模仿「平話字」而創製的。下面是閩南「白話字」、邵武羅馬字、福州「平話字」、建寧羅馬字、建陽羅馬字聲母系統的比較表：¹⁰

聲母(IPA)	閩南「白話字」	邵武羅馬字	福州「平話字」	建寧羅馬字	建陽羅馬字
p	p	p	b	b	b
p'	ph	p'	p	p	p
b	b				
m	m	m	m	m	m
β					v
f		f			
v		v			
t	t	t	d	d	d
t'	th	t'	t	t	
n	n	n	n	n	n

⁹ 閩南「白話字」的送氣符號在 Douglas(1873)的辭典裡已經改為h。

¹⁰ 閩南「白話字」據 Carstairs Douglas 的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1873)，福州「平話字」據大英及外國聖經公會出版的《聖經新舊約全書》(1908)，建寧羅馬字據 W.C.White 的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1901)，建陽羅馬字據 H.S.Phillips 夫婦譯的《馬太福音》(1900)，邵武羅馬字據 J.E.Walker 的 Shaouu K'iong Loma T'se(《邵武腔羅馬字》，1878)。下面標調法比較表的資料來源相同。

l	l	l	l	l	l
ts	ch、ts	ts	c	c	c
ts'	chh	t's	ch	ch	ch
dz	j				
s	s	s	s	s	s、sh
z					z
tɕ		ch			
tɕ'		ch'			
ɕ		sh			
k	k	k	g	g	g
k'	kh	k'	k	k	k
ŋ	g				
ŋ	ng	ng	ng	ng	ng
x					hh、hy
Y					gy
h	h	h	h	h	h
ɦ					y
∅	(無)	(無)	(無)	(無)	(無)

如上表所示，在聲母方面邵武羅馬字與閩南「白話字」具有許多相通的特點；建寧羅馬字與福州「平話字」完全一致，都是「十五音」系統；建陽方言比較複雜，其方言羅馬字的制式整體上與福州「平話字」也比較接近，至於各個字母所代表的實際音值和音類，羅杰瑞(1974)和秋谷裕幸(1994)有過詳細的討論，可資參考。

因為方言之間韻母的差異最為顯著，上述各地方言羅馬字的韻母系統還需要進一步比較。下面是標調法的比較表：

調類	閩南「白話字」	福州「平話字」	建寧羅馬字	建陽羅馬字	邵武羅馬字
陰平	a	ǎ	á	á	a ¹
陽平	甲 乙 ¹¹	â	â	ā ǎ	a ⁵
上聲	á	ā	ǎ	â	a ²
陰去	à	á	a	á	a ³
陽去	ā	â	ā	à	a ⁶
入聲	陰入 陽入	áh ǎh	ǎk à	ǎ ah	a ⁴

羅常培(1956:29)說：「關於廈門方言羅馬字的系統從前 Medhurst, Doty, Macgowan, Maxwell, Douglas, Campbell 諸人所用的，彼此間互有出入。他們共同的缺點，就是對於聲調的標注都沒能省去附加的辨音記號(diacritical marks)，使印刷上感受很大的困難。」其實，福州「平話字」、建寧羅馬字和建陽羅馬字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邵武羅馬字方面，和約瑟於1887年改用阿拉伯數字1-6來表示六個調的調類，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下面是《舊約·創世紀》第一講第三句的福州「平話字」和建寧羅馬字，兩相比較，作為參考：

¹¹ 建陽等地方言存在一類超出四聲八調系統的調類，陳章太、李如龍《論閩方言的一致性》(1983)稱之為「陽平乙」，羅杰瑞則稱之為「第九調」(Tone 9)。

Siông-Dá gōng, Diōh ô guōng, cêu ô guōng.

上帝講，著有光，就有光。

(《聖經新舊約全書》，福州腔，大英及外國聖經會，倫敦，1908年)

Ciōng-Di uā, Niōng iū guáng, ciū iū guáng.

上帝話，□要有光，就有光。

(《創世紀》，建寧腔，大英及外國聖經會，倫敦，1900年)

四

上述美部會、聖公會的傳教士翻譯和編寫的這些羅馬字聖經、字表和字典等，準確地記錄和完整地保留了19世紀閩北地區邵武、建甌和建陽三地方言的語音面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羅杰瑞(1985)根據美部會傳教士和約瑟(J.E. Walker)發表於1878年的 *Shao-wu in Fu-kien: a country station* 一文所提供的早期邵武方言的語料，結合自己現實的調查，探討了一百年來邵武方言聲調的變化。郭必之(2006:2)指出：「Walker 的這篇僅長十頁的文章，應該是羅杰瑞(Norman 1985)首先發現並加以介紹的。」¹²郭必之(2006)進而詳細考察了和約瑟於1887年編成的《邵武腔羅馬字》，歸納了這份字表的標音體例和所代表的音系，並與陳章太、李如龍(1991)所記錄的現代邵武方言音系進行比較，總結出五組九條的音變規律，指出有些音變規律可能和贛語有關(如 $t^h \rightarrow x$ -和 $ts^h \rightarrow t^h$)，也有些音變規律屬於語言的內部演變。

黃典誠《建甌方言初探》(1957)一文詳細描述了建甌方言的語音系統，並簡要介紹其詞彙和語法特點。他說：「作者(按，即黃典誠)沒有住過建甌，也絕少和建甌人接觸。現在據以研究的材料只是一本林端才撰的道光庚寅(1830)桂月重鐫的《建州八音》(懷古堂藏版)和一本1922年上海聖書公會出版的《SÉNG IŌ CŪING SÚ》(Güing-nǎng hǔ gâ tǔ-kióng)。」(黃典誠，1957:256)李如龍《建甌話的聲調》(1990)一文，除了利用《建州八音》的音讀材料之外，還引用了1901年 W.C.White 編寫的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以描述建甌方言聲調二百年間的發展演變。

建陽方言方面，早在1969年，羅杰瑞的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一文就有專門的章節(1.2)介紹1900年建陽土白羅馬字拼音本《馬太福音》所反映的聲母、韻母和聲調，並與現實口音進行比較，揭示某些音類產生變化的軌跡。到了1994年，秋谷裕幸以同音字彙的形式全面歸納了1900年建陽土白羅馬字拼音本《馬太福音》所反映的語音系統，並條分縷析地概括了近一百年來建陽方言語音的發展演變，是對羅杰瑞(1969)的重要補充。

參考文獻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郭必之. 2006. 〈邵武話語音在過去一百年間的演變：以《邵腔羅馬字》為參照對象〉，未刊稿。

黃典誠. 1957. 〈建甌方言初探〉，《廈門大學學報》1。

黃仰英. 1972. 《飲水思源：史攀伯牧師伉儷並同工殉道77周年紀念》。新加坡。

賈立言、馮雪冰. 1934. 〈漢文聖經譯本小史〉，載 George Milligan 著，賈立言、馮雪冰譯《新約聖經流傳史》，附錄一。上海：廣學會。

建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建甌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建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建陽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李如龍. 1990. 〈建甌話的聲調〉，《中國語文》2。

林金水主編. 1997. 《福建對外文化交流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羅常培. 1956. 《廈門音系(重排本)》。北京：科學出版社。

秋谷裕幸. 1994. 〈Gospel of Mattew, Kien-yang Colloquial の音系〉，《愛媛大學教養部紀要》27。

¹² 實際上，羅杰瑞在1982年的一篇題為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owu Dialect* 的文章中已經提到了 Walker(1878)有關邵武方言聲調的記錄。

- 吳巍巍. 2006. 〈基督教與近代閩北社會——以美部會為考察中心〉, 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許長安、李樂毅編. 1992. 《閩南白話字》。北京: 語文出版社。
- 游汝傑. 2002. 《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日考述》。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張雙慶、萬波. 1996. 〈從邵武方言幾個語言特點的性質看其歸屬〉, 《語言研究》1。
- 趙曉陽. 2004. 〈《聖經》漢譯版本之最〉, 《中國宗教》3。
- MacGillivray, Donald. 1907.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Norman, Jerry. 1974. *The Shaowu Dialect*, *Orbis* 23.2: 328-334.
- Norman, Jerry. 1985. Two early sources on the Shaow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2:331-345.
- Watson, Mary E. 1895. *Robert and Louisa Stewart in Life and in Death*.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nd the Anglican Communion and Their Studies on the Northern Min Dialects in the 19th Century

CHANG Songhing & ZHUANG Chusheng

Abstract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ree evangelical societies from America and England entered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northern Fujian to preach. Some of the priests form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nd the Anglican Communion translated the Bible into northern Min dialects and compiled dictionaries by romanization. There are 4 pieces of work in Shaowu dialect, 12 in Jianning dialect (named Jian'ou nowadays) and 2 in Jianyang dialect. Most of the work noted down the dialects of that time by romanization and they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n the northern Min dialects of the 19th century.

Key words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the Anglican Communion, missionaries, romanization of dialects, northern Min dialects